



去作协做“禾泽都林杯”《城市、建筑与文化》散文诗歌大赛的评委和颁奖嘉宾，诗歌《每一座建筑都直指我们的良心》获一等奖。听着作者在台上抑扬顿挫朗诵他的诗，我的思绪也开始发散性地飞扬。

要说说当代中国的城市、建筑与文化，这个题目很宏大，成绩肯定是主要的，但是如果真要像诗歌作者一样，用良心来衡量，那问题也真是不少。

其一是豆腐渣工程成为祸害。豆腐渣工程这个名称是老总理朱镕基发明的。1998年8月7日九江市长江大堤在洪水冲击下决出一个30多米的大口子，朱镕基怒斥

是豆腐渣工程，王八蛋工程。1999年1月4日18时52分，横跨綦江县新旧城区的一座形似彩虹的步行桥，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整体垮塌，造成40人死亡。该桥使用时间仅两年零322天。据有心人统计，从彩虹桥倒塌后，中国的东南西北，大约有40多座桥梁倒塌，原因只有一个：豆腐渣工程。

其二是一些城市房子造得太快太粗糙缺文化缺美感。曾经读到一则消息，说是成都的旧城改造，将城市老房子都拆光了，除了清代驻守八旗兵的宽窄巷子还保留着之外，成都成了一座没有历史记忆的

建筑与良心

朱大建

城市，我当时读后很感震惊。几年后，经营成都11年的李春城垮台了。成都人给李春城起了个外号叫“李拆城”，称其为“拆城”书记。

李建业到任南京任市长后，迅速启动“三中路改造”、“拆城西干道”等工程，使南京这座古城不断“开膛破肚”，许多道路挖得面目全非，居民生活不堪其扰，“季挖挖”也由此得名。

为什么一些城市的房子造得又快又粗糙缺文化缺美感呢，据新华社记者解读，可能和“李拆城”、“季挖挖”们在强势推进城市开发建设时夹带了大量的个人利益有关。南

京人就说，“季挖挖”，不停地在南京挖，结果跌进自己挖的洞里去了。其实又何必非要将一座城市所有的建筑在自己任上都造好呢，为什么不能留些建筑给后任领导造呢？

其三是拆真文物造假古董。六十年前，北京为缓解交通压力大拆城楼、城墙，林徽因便已留下了一句箴言：“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，有一天，你们后悔了，想再盖，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。”

北总布胡同24号梁林故居已被“维修性拆除”，荡为平地。当年林徽因的“太太的客厅”曾是旧北平各界名流云集之处，如今，梁林故居毁了。

据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和北京联合大学2005年共同完成的《北京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现状》调研报告显示，旧城区共有332处名人故居，保护较好的有80处，接近总数的1/4，而被拆除的多达113处，超过所调查核实故居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令文保人士担心的拆真文物、造假古董已“蔚然成风”。大批真的物质遗产被拆毁，然后又花了很多的钱建了很多假古董。《人民日报》曾刊发评论批评：“一边是真文物在‘GDP崇拜’下灰飞烟灭，一边却又是假古董在利益驱动下横空出世，令人深思。”

其四是千城一面，缺乏特色个性。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在2012年两会上说，中国有660座城市，在这30年我们急速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的冲击中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急于想改变当时物质生活的困境，也缺乏文化自觉，我们把几百年、上千年形成的千姿万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都变成了千城一面，我们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代，后代只能说我们这一代无知，我们这一代人没文化。

如果，成绩是9个指头，错误是1个指头。但中国超级大，即便是1个指头，绝对数也很大了。城市建筑要传给子孙后代，所以要凭着良心造房子。这就是诗歌《每一座建筑都直指我们的良心》获一等奖的原因，作者俘获了评委的心。

利用人性弱点 有无底线？

任大刚



结舌者言

晋献公准备借道虞国攻打虢(guó)国。谋士荀息献上一计：“大王用您心爱的垂棘之璧(产自垂棘的美玉)和屈产之乘(产自屈这个地方的骏马)，去贿赂虞国国君以求借道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”晋献公答道：“这两样都是宝贝，给了他，他要是借道，怎么办？”荀息答道：“他要是借道，就不敢收咱们的宝贝；收了宝贝就一定会借道给咱们。而那宝贝不过就像由内库转移到外库，由内厩转移到外厩一般，早晚得拿回来。大王不要担心。”晋献公于是答应了。

虞国国君果然收了晋献公的美玉和骏马，准备借道。谋士宫之奇进谏说：“这事不能干。虞国与虢国的关系，犹如车和车轮，车不离轮，轮不离车。如果借道给晋国，那么虢国早晨灭亡，虞国晚上必定灭亡。”但虞国国君不听从，还是借道给晋国。毫无悬念，虢国被灭。过了三年，晋国再次发兵，攻打虞国，虞国被打败，被迫割地求和。领兵的荀息牵着屈产之乘，捧着垂棘之璧，交还晋献公。晋献公高兴地说：“璧还是这个璧，马的牙齿还长齐了。”

韩非子讲完这个故事，以“故曰”结尾：“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。”言下之意，虞国国君只顾蝇头小利，损失了更大的利益。

把故事的落脚点完全放在利益权衡上，有故意偏颇之嫌。这个故事的大致情节也见于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，在《左传》的叙述中，带出另一个常用成语“唇亡齿寒”；此外，这个故事还是“三十六计”之第二十四计“假道伐虢”出典处，后人有个更为通俗形象的成语“过河拆桥”。三个成语放在一起，理解这个故事会更加全面一些。不过稍加分辨就会

发现，后两者的内涵几乎一样，都深刻包含着对人性弱点的洞察和利用，只不过战争期间是“假道伐虢”，和平时代为“过河拆桥”罢了。人性有很多弱点。具体到这个故事中，被利用的最大弱点是人的贪财好利：一旦被眼前利益蒙蔽，别人假借道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晋献公答道：“这两样都是宝贝，给了他，他要是借道，怎么办？”荀息答道：“他要是借道，就不敢收咱们的宝贝；收了宝贝就一定会借道给咱们。而那宝贝不过就像由内库转移到外库，由内厩转移到外厩一般，早晚得拿回来。大王不要担心。”晋献公于是答应了。

韩非子也在研究人性弱点，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就坡下驴，堪称利用人性弱点的翘楚。他从“耕战”(种地和打仗)思想出发，毫无底线地利用人性弱点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人类并非永处“耕战”状态，时时需要过河拆桥。因而在一个和平社会，他基于“耕战”状态的秘笈难于示人，很难摆上桌面大张旗鼓予以讨论，信奉者于是往往以潜流方式，口耳相传绵绵不绝。而一旦被稍具正义感的人察觉，这种行径总是要被推上道德的审判席。

随手一搜，网上被指责为过河拆桥的行为就有：“‘取消××’是在过河拆桥”、“×××论文造假追踪：举报者称其过河拆桥”、“女企业家遭××暴力夺楼：获得投资后过河拆桥”、“中小卖家反攻××：称××过河拆桥”、“××悄悄停售××，网友批过河拆桥太过火”、“引才要避免‘过河拆桥’”……

谴责“过河拆桥”的言论还有很多，上列这些谴责也未必正确。但一方面至少说明，很多人和机构，仍然心照不宣打算做韩非子的信徒；另一方面，严厉谴责始终是对破坏信义行为的强烈制约。这多少是让人欣慰的。不过，如果一个社会摆不正义利关系，道德的存



北窗絮语

新年第一次因业务出门，是去光启城和两位出版人吃午饭。他们感慨，信息时代啦，纸质书大概撑不了几年，今后工作重点要落在电子书上。我就提了个建议，电子书不是把纸质书的DOC或PDF版往网上一放，供读者付费下载这么简单的。那样的话，恐怕其行不远。这是很多纸媒转型失败的一个教训：有的报纸力推微信公众号订阅号，内容无非是把印刷版的长篇大论“一鸡两吃”，往页面上粘贴了事，格式乱七八糟。我的食指在手机上划呀划，要划几十下才能拉出“本文责编：某某某”，即便有耐心读完，眼力也吃不消。

纸质与电子，两种出版途径，可能会导致文本创作方式的根本差别。后者更追求快人快语的文字经济效益，长此以往，也势必改变人类阅读习惯，成为文明传播史上继古腾堡之后的又一突破点。目前，在纸质与电子间应能轻松游走的，或许只有《辞海》这类以小块文字为构成单位的工具书。可惜《辞海》没考虑借微信服务号之体还魂，而是烧钱研发阅读器，以危脆之卵石Kindle之石。

不仅是读书，信息技术发展，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产生着影响，其快速远出我们的预料。这个甲午年的春节，无疑是史无前例的独特，不是因为全国出现大面积雾霾，去陆家嘴吃德国菜却看不到东方明珠上半截，而是因为

在菜馆里遇到朋友，派红包不用掏口袋，而是摸出手机，点点微信。民俗悄然为之一变。

很多年前，为了禁绝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爆竹，市场上出现过一种电子爆竹，可惜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买账。而这次不同，微信红包这个

创意，据腾讯自称，二三天就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，利用“朋友圈”的交际范围和小试运气的心理(不少“红包”是投向一群用户的，在总额确定的情况下，由微信系统随机分割)，一跃成为2014年一马当先的营销传奇。就使用者而言，不用正儿八经地封上几百，花几块几十块，甚至连分带角，瞬间就能给朋友送上心意，哪怕天涯海角，只要他上微信。收电子红包的呢，不在乎金额多寡(我迄今收到的最低金额为0.01元)，早已是喜上眉梢。试想在线下，拿这一分钱当利是，无论如何给不出手；给出手，只会招怨引责。就此意义而言，微信的威力不仅体现在抢占了电话、短信拜年的市场份额，更在于重新定义了社交交际的规则。

然而，一如电子书起步不久，欠缺特色，甚至不辨方向，微信红包背后的互联网金融也问题颇多：为了从银行的虎口夺来个人客户的资金，各家都仿照支付宝一天弘的“余额宝”模式，拉着基金公司搞起了这个“宝”那个“通”，却很少有哪家肯在控制盈亏风险、提升服务品质这两块上费功夫。以微信为例，通过同在腾讯旗下的财付通平台，低调卖着“理财通”，实则代售华夏财富宝基金，收益较“余额宝”略高，但更换付款账户十分麻烦，一旦因网络不稳定，申购赎回出了状况，钱扣了，交易记录却不见影踪，想打400电话都没有，必须拨深圳长途，或在QQ上静候客服大驾一两个小时。

奔腾的马年必将在信息科技的征途上冲得更远。上述问题，则是信息科技在改变人类生态这一宏大过程中必须克服的。我们之所以欣然接受此类改变，心理预设是能够愈发便捷地完成日常事务，从而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享受生活与创造未来。

朱绩崧

便捷是原则

寿则多辱的家国困境

李泓冰



余烬录

这个春节，终于有了空闲，守在医院陪侍缠绵病榻的家慈。在襁褓中，她为我做过的一切，细细地为她做回。将蔬菜切到极细，代替她寥落的牙齿；彼时她为我讲故事，此时我给她念她喜欢的人物的传记；鼓励并扶助她艰难地下床举步，一如当年牵着学步的女儿……

与中年朋友聊天，很多人都为父母做着同样的事，慨叹父母老去的无奈，交流侍疾的经验。十月胎恩重，三生报答轻，这样的经历，让我对《礼记》所谓“孝有三：大尊尊亲，其次弗辱，其下能养”的深意，颇有所悟。所谓尊亲，所谓弗辱，所谓能养，都是一重重仰之弥高的境界。比如最等而下之的“养”，曾子亦有诠释：孝子之养也，乐其心，不违其志。不要只看到对父母的盲从，高寿的父母，往往有返老还童般的执拗天真，乐其心，难矣哉。

孝亲，是情感表达，体现教养，也是对意志品质甚至协调与平衡能力的修炼。先人以孝治天下，果然智慧通透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，原来并不全是看中那点蝇头小利，没有聪明智慧和通透机变，孝子岂是好当的？

就天下而言，把举国皆孝视为理想境界来鼓励，取中的是家和万事兴，目标是和谐社会。把所谓孝道尊为治国纲领，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、政治伦理，一生万物，纲举目张，孔老夫子的心窍该有多么玲珑剔透啊！

尊老、敬老、养老，从国策角度看，眼下情境让人悚然而惊。老人倒地的扶与不扶，竟让举国犹疑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曾有过，令人齿冷。知堂老人晚年曾刻印章，“寿则多辱”，道尽心中苍凉，“文革”时他的日子难过，更每每向人提及此语。

如果这“寿则多辱”不单是个人遭遇，而成了咱的国情，情何以堪。

从我们的总体情况来说，且不要说尊老，我们就连最低层次的“老而能养”还差得远呢。

我们这代中国人，幸耶不幸？不但赶上从农耕社会、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骥骤一跃，也正进入有史以来老年人寿命最高、人数最多、比例最高的时代。人均寿命提高、独生子女成年、人口流动性激增这“三碰头”的社会背景，让养老成了眼下的社会难题，不再是一家一户能自行解决的。

这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困境了，解决得不好，还会将我们拖入经济困境。

国人的预期寿命，从1949年的35岁飞跃到了2011年的76岁，跻身世界中高收入国家之列，而最“长寿”的上海，去年则高达82.47岁。2011年以后的30年，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加速发展，据测算，2030年起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就将超过日本，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。我们曾经倚仗的人口红利在2013年达到顶峰，此后缓慢下降，并将最终丧失。然而，相关社会保障却缺口巨大。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能否持续向好，提出严峻挑战。

敬老与养老，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，都成了悬在每一个中国家庭，更是悬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
周朝有仪制，“五十杖于家，六十杖于乡，七十杖于国，八十杖于朝，九十者，天子欲有问焉，则就其室以珍从”，这是表示随着年事增高，受尊敬的范围便由家及国，从庶民而至天子。今天呢？

国不敬老，老而无养，和谐安在哉。古人想通的问题，今人也不该冥顽麻木吧。